

文白对照
四库全书精华

子
部
·
容
斋
随
笔

(八)

李 夔 瑶 主 编

目摇摇录

两莫愁·····	员
何公桥诗·····	猿
容斋三笔卷十二·····	缘
晒泰秋娘三女·····	缘
闵子不名·····	愿
曾皙待子不慈·····	怨
具圆复诗·····	员
人当知足·····	员
渊明孤松·····	员
饶州刺史·····	员
紫极观钟·····	员
作文字要点检·····	员
侍从两制·····	员
片言解祸·····	员
忠言嘉谟·····	员
大贤之后·····	员
容斋三笔卷十三·····	员
牺尊象尊·····	员
碌碌七字·····	员
占测天星·····	猿
政和宫室·····	猿
僧官试卿·····	猿

十八鼎	獯
四朝史志	獯
宗室参选	獯
元丰库	源
容斋三笔卷十四	源
三教论衡	源
夫兄为公	源
政和文忌	源
绿竹王乌	源
检放灾伤	源
左传有害理处	缘
夫人宗女请受	缘
蜀茶法	缘
判府知府	缘
歌扇舞衣	缘
飞邻望邻	远
衙参之礼	远
容斋三笔卷十五	远
内职命词	远
蔡京除吏	远
题先圣庙诗	远
季文子魏献子	远
尊崇圣字	苑
大禹之书	苑
随巢胡非子	苑
别国方言	苑

纵摇史	苑
禁旅迁补	苑
六言诗难工	愿
拙一人之下	愿
秦汉重县令客	愿
神臂弓	愿
敕令格式	苑
纪年用先代名	愿
中摇舍	愿
多赦长恶	怨
奏讞疑狱	怨
切脚语	怨
高子允谒刺	怨
蔡君谟书碑	怨
杨涉父子	愿
佛胸卍字	苑
苏涣诗	苑
容斋四笔卷一	苑
孔庙位次	苑
周三公不特置	苑
周公作金匱	苑
云梦泽	苑
关雎不同	苑
三馆秘阁	苑
亭榭立名	苑
十十钱	苑

犀摇舟·····	员缘
毕仲游二书·····	员远
列子与佛经相参·····	员园
韦孟诗乖疏·····	员园
匡衡守正·····	员源
西极化人·····	员远
诏令不可轻出·····	员苑
战国策·····	员愿
范晔汉志·····	员怨
缮修犯土·····	员员
容斋四笔卷二·····	员圆
诸家经学兴废·····	员圆
汉人姓名·····	员远
轻浮称谓·····	员愿
鬼谷子书·····	员怨
有美堂诗·····	员园
城狐社鼠·····	员员
用兵为臣下利·····	员圆
志文不可冗·····	员源
五帝官天下·····	员缘
抄传文书之误·····	员苑
二十八宿·····	员怨
大观元夕诗·····	员圆

两莫愁

莫愁者，郢州石城人，今郢有莫愁村。画工传其貌，好事者多写寄四远。《唐书·乐志》曰：“莫愁乐者，出于石城乐，石城有女子名莫愁，善歌谣。”古词曰“莫愁在何处？莫愁石城西，艇子打两桨，催送莫愁来”者是也。李义山诗曰：“海外徒闻更九州，他生未卜此生休。空传虎旅鸣宵柝，无复鸡人送晓筹。此日六军同驻马，他时七夕笑牵牛。如何四纪为天子，不及卢家有莫愁。”此莫愁者洛阳人。梁武帝《河中之歌》曰：“河东之水向东流，洛阳女儿名莫愁。莫愁十三能织绮，十四采桑南陌头，十五嫁为卢家妇，十六生儿似阿侯。卢家兰室桂为梁，中有郁金苏合香，头上金钗十二行，是下丝履五文章，珊瑚挂镜烂生光，平头奴子擎履箱，人生富贵何所望？恨不早嫁东家王”者是也。卢氏之盛如此，所云“不早嫁东家王”，莫详其义。近世周美成乐府《西河》一阕，专咏金陵，所云“莫愁艇子曾系”之语，岂非误指石头城为石城乎？

【译文】

莫愁是郢州石城人，现在郢州有莫愁村。画工描绘记录了她的相貌，好事的人多有描摹寄给四面八方的。《唐书·乐志》中说：“莫愁乐，出自石城乐，石城有个女子名叫莫愁，擅长于唱歌谣。”就是古词：“莫愁在何处？莫愁石城西，艇子打两桨，催送莫愁来”说的那位莫愁。李义山（李商隐）有诗说：“海外徒闻更九州，他生未卜此生休。空传虎旅鸣宵柝，无复鸡人送晓筹。此日六军同驻马，他时七夕笑牵牛。如何四纪为天子，不及卢家有莫愁？”这个莫

愁是洛阳人，梁武帝《河中之歌》说：“河中之水向东流，洛阳女儿名莫愁。莫愁十三能织绮，十四采桑南陌头，十五嫁为卢家妇，十六生儿似阿侯。卢家兰室桂为梁，中有郁金香，头上金钗十二行，足下丝履五文章，珊瑚挂镜烂生光，平头奴子擎履箱，人生富贵何所望？恨不早嫁东家王。”的就是。卢氏如此富有兴盛，所说“不早嫁东家王”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近代周美成（周邦彦）的乐府诗《西河》，专门吟咏金陵，其中所说“莫愁艇子曾系”一句，难道不是误把金陵石头城当作鄂州石城了吗？

何公桥诗

英州小市，江水贯其中，旧架木作桥，每不过数年，辄为湍潦所坏。郡守建安何智甫，始叠石为之，方成而东坡还自海外，何求文以纪。坡作四言诗一首，凡五十六句。今载于后集第八卷，所谓“天壤之间，水居其多。人之往来，如鹤在河”是也。予侍亲居英，与僧希赐游南山，步过桥上，读诗碑，希赐云：“真本藏于何氏，此有石刻，经党禁亦不存。”今以板刻之，乃希赐所书也。赐因言何公初请记，坡为赋此诗，既大书矣。而未遣送，郡侯兵执役者见之，以告何，何又来谒，坡曰：“轼未到桥所，难以想象落笔。”何即命具食，拉坡偕往。坡曰：“使君是地主，宜先升车。”何谢不敢，乃并轿而行。既至，坡曰：“正堪作诗，晚当奉戒。”抵暮送与之。盖诗中云：“我来与公，同载而出。欢呼填道，抱其马足。”故欲同行，以印此语耳。坡公作诗时，建中靖国元年辛巳。予闻希赐语时，绍兴十七年丁卯，相去四十六年。今追忆前事，乃绍兴五年甲寅，又四十七年矣。

【译文】

英州是个小城市，江水穿过城中，过去用木头架成桥，每次不过几年，总是被湍急的江水冲坏。郡守建安人何智甫当政时，开始垒石建桥，刚刚建成苏东坡从海外回来，何智甫求苏东坡写文章。东坡先生作了一首四言诗，共五十六句。现在载于《东坡后集》第八卷，所谓“天壤之间，水居其多。人之往来，如鹤在河”就是。我侍奉父母住在英州，和僧人希赐同游南山，走过桥上，诵读诗碑。希赐说：“东坡的真迹藏在何氏那里，这里有石刻，经过党禁没有

了。”现在用木板所刻，是希赐书写的。希赐又说，何氏一开始请苏先生作记时，苏东坡为此写了诗。已经书写好了，还没有送过去，郡中去侍奉的候兵看到，禀告了何智甫。何氏又来拜见，东坡说：“我还未到桥上去看看，难以想象下笔。”何氏立即下令准备食品，拉着苏东坡一同前往。东坡说“您是东道主，应当您先上车。”何氏推辞不敢，于是就与东坡并轿而行。到了桥边，东坡说：“正好作诗，晚上就奉送给您。”到天黑时就送给了何郡守。诗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我来与公，同载而出。欢呼填道，抱其马足。”所以要与何郡守同行，来印证诗中的这两名。东坡作此诗时，是建中靖国元年辛巳。我听希赐讲时，是绍兴十七年丁卯，相隔已有四十六年了。如今追忆往事，是在绍熙五年甲寅，又过了四十七年了。

容斋三笔卷十二

眇泰秋娘三女

白乐天《燕子楼诗序》云：“徐州故张尚书，有爱妓曰眇眇，善歌舞，雅多风态。尚书既歿，彭城有旧第，第中有小楼名燕子。眇眇念旧爱而不嫁，居是楼十余年，幽独块然。”白公赏识之，感旧游，作二绝句，首章云：“满窗明月满帘霜，被冷灯残拂卧床。燕子楼中霜月苦，秋来只为一入人长。”末章云：“今春有客洛阳回，曾以尚书冢上来。见说白杨堪作柱，急教红粉不成灰。”读者伤恻。刘梦得《泰娘歌》云：“泰娘本韦尚书家主讴者，尚书为吴郡，得之，诲以琵琶，使之歌且舞，携归京师。尚书薨，出居民间，为蕲州刺史张恂所得。恂谪居武陵而卒，泰娘无所归。地荒且远，无有能知其容与艺者，故日抱乐器而哭。”刘公为歌其事云：“繁华一旦有消歇，题剑无光履声绝。蕲州刺史张公子，白马新到铜驼里。自言买笑掷黄金，月堕云中从此始。山城少人江水碧，断雁哀弦风雨夕。朱弦已绝为知音，云鬓未秋私自惜。举目风烟非旧时，梦寻归路多参差。如何将此千行泪，更洒湘江斑竹枝！”杜牧之《张好好诗》云：“牧佐故吏部沈公在江西幕，好好年十三，以善歌来乐籍中，随公移置宣城，后为沈著作所纳。见之于洛阳东城，感旧伤怀，题诗以赠曰：‘君为豫章姝，十三才有余。主公再三叹，谓言天下无。自此每相见，三日已为疏。身外任尘土，尊前极欢娱。飘然集仙客，载以紫云车。尔来未几岁，散尽高阳徒。洛城重相见，绰绰为当垆。朋游今在否，落拓更能

无？门馆恸哭后，水云秋景初。洒尽满襟泪，短歌聊一书。”予谓妇人女子，华落色衰，至于失主无依，如此多矣。是三人者，特见纪于英辞鸿笔，故名传到今。况于士君子终身不遇而与草木俱腐者，可胜叹哉！然眇眇节义，非泰娘、好好可及也。

【译文】

白乐天（白居易）《燕子楼诗序》说：“徐州府已故张尚书，有爱妓名叫眇眇，能歌善舞，风态高雅。张尚书死后，在徐州有座旧第宅，宅第中有座小楼名燕子楼。眇眇怀念旧日恩爱而不改嫁，在这楼里住了十多年，孤独忧伤。”白公曾经认识眇眇，感怀旧日交往，写了二首绝句。第一首是：“满窗明月满帘霜，被冷灯残拂卧床。燕子楼中霜月苦，秋来只为一人长。”第二首是：“今春有客洛阳回，曾到尚书冢上来。见说白杨堪作柱，争教红粉不成灰。”读这两首诗的人感到伤感悲痛。刘梦得（刘禹锡）的《泰娘歌》说：“泰娘本是韦尚书家中专门歌唱的人，尚书在吴郡任上时得到她，教她弹琵琶，让她唱歌跳舞，带回了京师。尚书去世，泰娘从尚书家出来住到民间，后被蕲州刺史张愁所得。张愁被贬到武陵死去，泰娘无处可去。武陵地方荒凉而且偏远，没有人能知道她的容貌与艺技，所以每日抱琵琶而哭。”刘公为此作诗道：“繁华一旦有消歇，题剑无光履声绝。蕲州刺史张公子，白马新到铜驼里。自言买笑掷黄金，月堕云中从此始。山城少人江水碧，断雁哀弦风雨夕。未弦已绝为知音，云鬓未秋私自惜。举目风烟非旧时，梦寻归路多参差。如何将此千行泪，更洒湘江斑竹枝！”杜牧之（杜牧）的《张好好诗》序说：“我辅佐已故吏部沈公（沈传

师)在江西幕中,好好十三岁,因能歌善舞入乐籍中,随沈公迁移到宣城,后来被沈著作(沈述师)纳为妾。在洛阳东城见到她,感旧伤怀,写诗赠给她:‘君为豫章姝,十三才有余。主公再三叹,谓言天下元。自此每相见,三日已为疏。身外任尘土,尊前极欢娱。飘然集仙客,载以紫云车。尔来未几岁,散尽高阳徒。洛城重相见,绰绰为当垆。朋游今在否,落拓更能无?门馆恸哭后,水云秋景初。洒尽满襟泪,短歌聊一书。’”我认为妇人女子,美丽减退容颜衰老,以致失去主人没有依靠,这种情况多了。这三个女子,特别被记载于文豪的英辞鸿笔之中,所以名字传到如今。何况士君子终身没有机遇而与草木同腐的人,多得叹不胜叹了!然而眇眇的节义,不是秦娘、好好比得上的。

闵子不名

《论语》所记孔子与人语及门弟子并对其人问答，皆斥者名，未有称字者，虽颜、冉高第，亦曰回，曰雍，唯至闵子，独云子骞，终此书无损名。昔贤谓《论语》出于曾子、有子之门人，予意亦出于闵氏。观所言闵子侍侧之辞，与冉有、子贡、子路不同，则可见矣。

【译文】

《论语》中所记载的孔子和人谈话提到门下弟子以及与弟子进行问答，都是直呼弟子的名，没有称字的，即使是颜回、冉雍这样的高徒，也叫回，叫雍。只有到了闵子，独称子骞，整篇《论语》没有称他的名。昔时的贤人说《论语》是曾子、有子的门徒所作，我觉得也出自闵子。从《论语》中所说的闵子侍侧时说的话看，和冉有、子贡、子路不同，就可以看出来了。

曾皙待子不慈

传记所载曾皙待其子参不慈，至云因锄菜误伤瓜，以大杖击之仆地。孔子谓参不能如虞舜小杖则受，大杖则避，以为陷父于不义，戒门人曰：“参来勿内。”予窃疑无此事，殆战国时学者妄为之词。且曾皙与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，有“浴乎沂，风乎舞雩”之言，涵泳圣教，有超然独见之妙，于四人之中，独蒙“吾与”之褒，则其为人之贤可知矣。有子如此，而几置之死地，庸人且犹不忍，而谓皙为之乎？孟子称曾子养曾皙酒肉养志，未尝有此等语也。

【译文】

传记中记载曾皙对待儿子曾参很不慈爱，以至于因为锄菜地误伤了瓜，就用大棍子打得他倒在地下。孔子说曾参怎么不象虞舜那样，小棍打就挨，大棍打就躲避，认为曾参陷父亲于不义，告戒守门人说：“曾参来了不让他进来。”我怀疑没有这样的事，很可能是战国时代的学者胡编乱造的。况且《论语》中有曾皙和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的记载，还有“沐于沂，风乎舞雩”的话，可见曾皙受深刻体会圣人教诲，有超然独到见解之妙，在四个人中，只有曾皙得到孔子“吾与”的褒奖，那么他做人的贤德就可以知道了。有曾参这样的儿子，而几乎把他置于死地，平庸的人尚且不忍心，而说曾皙这样做吗？孟子讲曾子养曾皙是酒肉养志，也没有这等语言。

具圆复诗

吴僧法具，字圆复，有能诗声，予乃纪之于《夷坚志》中，殊为不类。比于福州僧知恢处，见其诗稿一纸，字体效王荆公。其《送僧》一篇云：“滩声嘈嘈杂雨声，舍北舍南春水平。拄杖穿花出门去，五湖风浪白鸥轻。”《送翁士特》云：“朝入羊肠暮鹿头，十三官驿是荆州。具车秣马晓将发，寒烛烧残语未休。”《竹轩》云：“老竹排檐谁手种，山日未斜寒翠重。六月散发叶底眠，冷雨斜风频入梦。冬雕峰木雪编庐，落眼青青却笑渠。花时吹笋排林上，吴州还见《竹溪图》。”《和子苍三马图》云：“从来画马称神妙，至今只说江都王。将军曹霸实季仲，沙苑丞相犹诸郎。龙眠居士善画马，独与二子遥相望。两马骈立真骠骊，一马脱去仍腾骧。浣花老人今已亡，呜呼三马谁平章！饱知画肉亦画骨，妙处不减黄无双。”又一篇云：“烧灯过了客思家，独立衡门数暝鸦。燕子未归梅落尽，小窗明月属梨花。”皆可咀嚼也。吴门僧惟茂，住天台山禅刹，喜其旦暮见山，作绝句曰：“四面峰峦翠入云，一溪流水漱山根。老僧只恐山移去，日午先教掩寺门。”甚有诗家风旨，而或者谓山若欲去，岂容人掩住？盖吴人痴呆习气也，其说可谓不知音。

【译文】

吴地僧人法具，字圆复，有能写诗的名声，我把他记载于《夷坚志》中，显得特别不伦不类。等到在福州僧知恢那里，看到具圆的一张诗稿，字体模仿王荆公（王安石）。他的《送僧》一篇说：“滩声嘈嘈杂雨声，舍北舍南春水平。拄杖穿花出门去，五湖风浪白鸥轻。”《送翁士特》诗

写道：“朝入羊肠暮鹿头，十三官驿是荆州。具车秣马晓将发，寒烛烧残语未休。”《竹轩》诗说：“老竹排檐谁手种，山日未斜寒翠重。六月散发叶底眠，冷雨斜风频入梦。冬雕峰木雪缟庐，落眼青青却笑渠。花时吹笋排林上，吴州还见《竹溪图》。”《和子苍三马图》诗说：“从来画马称神妙，至今只说江都王。将军曹霸实季仲，沙苑丞相犹诸郎。龙眠居士善画马，独与二子遥相望。两马骈立真骠驎，一马脱去仍腾骧。浣花老人今已亡，呜呼三马谁平章！饱知画肉亦画骨，妙处不减黄无双。”又一篇写道：“烧灯过了客思家，独立衡门数暝鸦。燕子未归梅落尽，小窗明月属梨花。”这些诗都值得玩味。吴门僧人惟茂，住在天台山的一座禅寺里，喜好早晚看山，作了一首绝句：“四面峰峦翠入云，一溪流水漱山根。老僧只恐山移去，日午先教掩寺门。”这首诗很有诗家风旨，而有人却说山若想移去，难道能让人能掩住吗？这大概是吴人痴呆的习气。这种说法可以说是不知音。

人当知足

予年过七十，法当致仕，绍熙之末，以新天子临御，未敢遂有请，故玉隆满秩，只以本官职居里。乡衮赵子直不忍使绝禄粟，俾之因任，方用赘食太仓为愧，而亲朋谓予爵位不逮二兄，以为耿耿。予诵白乐天《初授拾遗诗》以语之曰：“奉诏登左掖，束带参朝议。何言初命卑，且脱风尘吏。杜甫、陈子昂，才名括天地。当时非不遇，尚无过斯位。”其安分知足之意，终身不渝。因略考国朝以来，名卿传人负一时重望而不跻大用者，如王黄州禹錡，杨文公亿，李章武宗谔，张乖崖咏，孙宣公奭，晁少保迥，刘子仪筠，宋景文祁，范蜀公镇，郑毅夫獬，滕元发甫，东坡先生，范淳父祖禹，曾子开肇，彭器资汝砺，刘原甫敞，蔡君谟襄，孙莘老觉，近世汪彦章藻，孙仲益觐，诸公皆不过尚书学士，或中年即世，或迁谪留落，或无田以食，或无宅以居，况若我忠宣公者，尚忍言之！则予之忝窃亦已多矣。

【译文】

我年过七十岁，按制度应当退休，光宗绍熙末年，因为新天子登极，不敢急于请求，所以提举玉隆万寿宫职务任满，只以本来的官职退居乡里。同乡赵子直（赵汝愚）不忍心让我断绝俸禄粮饷，让我继续任职，正为浪费太仓的粮米深感渐愧，而亲朋好友说我爵位赶不上二位兄长，而耿耿于怀。我就诵白乐天（白居易）《初授拾遗诗》回答他们：“奉诏登左掖，束带参朝议，何言初命卑，且脱风尘吏。杜甫、陈子昂，才名括天地。当时非不遇，尚无过斯位。”他安分知足的心意，终身不改。因此我大略考查了本朝开国以